

皇朝文鑑

四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論人材

劉摯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飲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士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擯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忠諫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獎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住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笞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安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歲不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貲糧弃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批稗雨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峻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羽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龐相以執政薦惠卿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李士宣之獄以柅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廣請奪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 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惠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搃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罪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寬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越之命高祖 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義二 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

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知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相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董卓猶難與梟焉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兵居厚呂嘉問卷周輔宋用臣李亨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閉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云獻此愚直伏乞 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

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慣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廬東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自

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彰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 國家劉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繁然於是大備 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寔廣法令益繁 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 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官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遠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難者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材

劉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著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竊察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犴獄爲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終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時有受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

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据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

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以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進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 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脩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

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

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
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
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

陛下即位以來

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安石是也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

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
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

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也則費大而不効

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
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

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

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
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

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
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

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使少獯

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
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
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
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
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
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軀而大於此者

祖宗累聞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
年之成法則剋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

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
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

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
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

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
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

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
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

公事以傾勲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
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齊是也又有人焉

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
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

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

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勅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

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讐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弊出緡錢豈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過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榮惑天聽作爲偏僻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弊艱梗言路欲其愛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撻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羗夷之數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遺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輶弱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

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思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裒正已之進退又嬖倖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弊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繫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

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聞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婢然如淺大夫以一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軀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脩太學條制 劉 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

郡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疑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目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諫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今豈不大謬先王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間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疎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

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住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劉執

論監司

劉執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執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論李憲

鄧潤甫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論開樂御宴

程頤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請修勅令

劉執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

窮

論監司

劉執手

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 神宗皇帝達因草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極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 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注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歲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爲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夫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易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絲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

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比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猶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卑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默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培欵意在市井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政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

須要大爲之禁伏乞 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 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

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費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遠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順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

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貳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帑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先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无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盡害至今勢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在碁布張弮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

於聖人在上之時以 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 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 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欺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 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而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欽掾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起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穢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 陛下 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

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欽慕而徵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耶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只視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

閻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圯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 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隋唐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

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勳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特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瓘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 陛下更易百度未嘗必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 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

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
公襲故迹徂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
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關
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
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
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
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
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 章交上中
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太義未明
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
王之生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
祖宗大統則 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
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 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

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
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
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
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
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
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
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
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
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
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
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
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
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
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
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思
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
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
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
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
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